

镇江“江天禅寺”考

■ 裴伟

江天禅寺是镇江市金山寺的对外用名之一，今天寺院天王殿外的牌坊上还挂着一块竖式蓝底雕龙木额，上书金字“江天禅寺”，有一方篆文红印“康熙宸翰之宝”。

北宋天禧(1021)年间，“金山”也。山有佛祠，始建于晋明帝时，梁武帝著水陆斋仪，亲至其寺行之。宋真宗赐名“龙游禅寺”(元《至顺镇江志》卷九)。北宋曾巩《隆平集》卷一“大中祥符间，……，改润州京中金山曰‘龙游禅院’，是山古谓之浮玉。”

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康熙二十三年(1684)第一次南巡。在此前其他文献里，省称“金山龙游寺”(慧洪《禅林僧宝传》)或“浮玉山龙游寺”(宋 胡子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、惠洪《冷斋夜话》)。

在正式的文书里，寺名是“龙游禅寺”，如明代成化三年(1467)日本画僧雪舟等杨《大唐扬子江心金山龙游禅寺之图》，明嘉靖十八年(1539)日本策彦周良《入明记》“有楼门，横颜‘龙游禅寺’四大字，金字也。”清康熙二十年(1679)寺僧铁舟辑、超智编《金山龙游禅寺志略》，这些都可证明金山寺对外官方名称是“龙游禅寺”。

《乾隆江南通志》(黄之隽等编纂)卷四十五《舆地志·寺观》载：圣

祖仁皇帝南巡，御书匾额凡五，曰“勅建江天寺”，曰“江天一览”，曰“动静万古”，曰“禅栖”，曰“祇树”。御制金山江天寺碑。焦山定慧禅寺，康熙二十三年，圣祖御书寺额三，曰“勅赐定慧禅寺”，曰“法云慧日”，曰“香林”。

康熙御赐得名的“江天禅寺”——“聿题以江天一览，永宠光于山寺”(纳兰性德《通志堂集》卷一)，这四字得名于“江天一览”题词，山上原有的“江天阁”(明代有“江山一览亭”)。康熙二十五年御制碑文并赐名江天寺，二十八年康熙赐诗《金山江天寺》“独爱江天寺，停桡上碧峰……”。

康熙四十二年南巡，这时的皇四子胤禛(即后来的雍正帝)随行，胤禛下榻江天寺行宫“宿暮金山寺，今方识化城。雨昏春嶂合，石激晚渐鸣。不辨江天色，惟闻钟磬声。因知羁旅境，触景易生情”(《金山夜泊遇雨》，《清世宗诗文集》卷23)。可见“江天寺”的寺名没有完全取

代“金山寺”这一通名，在扈从南巡的重要官员如陈廷敬等的诗集中，也多不严格执行更名指示，继续用俗名“金山寺”。此后，清高宗乾隆《金山寺恭依皇祖诗韵》等多首(乾隆辛未南巡，行笈中携待诏此帙，二月既望，坐金山江阁，因题。御笔“不到江天寺，安知空阔奇。携将亲证取，当镜固如斯”。载《故宫书画图录(七)》，页59)，即使康熙本人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在后期也用“镇江府金山寺”。而“江天寺”为题的诗在《清诗别裁集》《晚晴簃诗汇》两书中仅有邵陵(1643—1707，字湘南，常熟人，曾客居泰州、镇江)的一首，尾联“试向江天亭外望，似萍身世实堪



哀”。

在民间话语系统中,金山寺本来就是一座“禅寺”,如晚清苏州作家唐芸洲的通俗小说《七剑十三侠》第十七回“便到金山寺来。上了金山抬头一看,望见殿阁凌云,规模宏大,寺前二根旗杆直接霄汉,上扯二面大黄旗,上写着‘敕建金山禅寺’。自山下直到寺门,是五马并行的御道,到得寺前,有一百零八层阶级。”

咸丰三年(1853),江天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,“崇台杰阁、琳宫绀宇,荡焉无遗”。此后,曾国藩重兴江南名刹金山寺,“拉开了复兴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事业的序幕”。据薛书常同治十一年(1872)三月撰《重修江天寺工程记》载“同治三年甲子(1864年)江南底平,至八年己巳(1869年),常奉檄来督斯工,始其年九月迄十年(即1871年)十一月工竣。凡修天王殿五间、后大雄殿五间……为屋大小一百零四间,概山门外木牌坊三间、石码头一座……共支库平银三万二千三百四十二两有奇,皆出两淮盐商。仍为经费所限,旧规尚未能全复。”

江天寺恢复旧制了,金山也“沙涨山连”,登陆上岸了,原来的“浩淼澄泓,空阔无际”的一览胜景不再,寺名牌匾上增加了一个“禅”字,在曾国藩署名、张裕钊撰书的《重修金山江天寺记》说,“古今者,盛衰兴败,臧否成毁,递相禅而成焉者也。”作者巧妙地提出了“相禅而成”的概念。因为本来金山寺是东南著名丛林,属于临济宗的著名禅修道场。“历代以来,僧伽攸聚者,常以千计,禅林老宿之欲倡其道者,常在于此。骚人墨客,往来登览,长篇短咏,照映简册,诚四方禅刹之冠”(明周忱《赠云海澜禅师还金山序》)。江天寺,与高旻寺、天宁寺同为临济三大丛林。佛教界有一句行话说“金山禅和

子(坐禅的和尚),腿最守规矩”。星云大师引用江苏名刹的谣谚“金山腿子高旻香,常州天宁好供养;焦山包子盖三江,上海海会哩拉腔”,这是丛林的宗风,可以看出近代以来禅林教育的峻烈、严厉与精进。因此,这个禅,就是禅坐。金山寺“自宋代佛果克勤、清代箬庵禅师住持以来,僧众一律坚持结跏趺坐,无论腿如何酸麻胀痛,都不准换腿,否则就得挨香板。因此在金山寺禅坐要练,就一双柔软耐久的腿才行。”(星云大师:《人生的阶梯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9)

为什么叫“禅寺”?禅寺,最早见于《旧唐书》,又称丛林,是禅宗的修行道场。禅寺通常指禅宗寺院而言,故亦称禅林,但后世教、律等各宗寺院也有仿照禅林制度而称禅寺的。从宋代起,禅寺有甲乙徒弟院、十方住持院、敕差住持院三种之分。十方住持院系公请诸方名宿住持,略称十方院,住持院由官吏监督的选举,故称十方禅寺。禅寺中依住持继承制度的不同,有选贤禅寺、传法禅寺之分。金山寺的住持,即依临济宗法系相传,称传法禅寺;宁波天童寺自晚清寄禅(敬安)中兴后,改十方选贤制度,称选贤禅寺。相反,焦山“定慧禅寺”(原名焦山禅寺)是康熙“勅赐”寺额,由于焦山(原属临济宗)后来改属曹洞宗和净土宗,寺名中“禅”就略去了,与“江天禅寺”恰成对照。

清末民初徐珂编的《清稗类钞》(册四):“金山在西城外五里许,额题为‘江天禅寺’,曰金山寺者,俗称也。”

近代历史学家朱偁回忆“我第一次游金山,系在1932年,寺尚完好,千门万户,入山门,额书‘江天禅寺’”。(朱偁《天风海涛楼札记》,中华书局,2009)

尽管这样,江天寺、江天禅寺的

名称依然混用。1924年刊《勅建金山江天禅寺同戒录》,1934年《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》有《江天禅寺》文。印光大师撰《金山江天禅寺传戒序》,称“金山为千余年来著名道场,虽圆修三法,而注重于宗”。广泛流传的《金山江天禅寺规约》(民国莲舟手抄本),以及寺院影印的典籍署名“金山江天寺”。如南社诗人姚鹓雏1927-1935年客居镇江(1929年起镇江为江苏省会),同样是有方丈青权的诗,姚诗一首题目“过江天寺谒青权长老,另一首题目“青权大师示寂江天禅寺”。1929年省政府令建、农二厅以江天寺在扬中的田产租息筑路。至于来镇的学者文人,一般用“金山寺”,称“江天禅林(寺)”很少,如沈曾植写于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正月的《新正六日,自十二圩至镇江,独游金山江天禅林》七律:“百里遥瞻翳堵波,岩级拾阶转陂陀。溯流不汨中冷冷,云气常随北固多。未法定僧依槁木,大身香象蹴奔河。庄严世界终无尽,未信诸天瞥眼多。”

因此,“江天禅寺”是寺院承续法脉、凸显特色、汲古来新的命名,这样既保留勅建主体名称和地理形势信息,又增加了“禅修”的品牌内涵,在汉传佛教界得到广泛认可。1948年4月,江天禅寺除七级宝塔和山门外,荡然无存。在“文革”大火中,匾额与天王殿尽遭劫难。1979年后,匾额内容依据记忆恢复,由市园林管理处石炜、史源(慈舟)设计,用高档木料制作,匆忙中顾此失彼,略去了“勅建”二字。1983年4月,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报告的《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名单》中寺名为“镇江市金山江天寺”。

(作者单位:镇江市文联)

【责任编辑:长弓】